

詩經釋疏

第四
函
六冊

新
子
集
船

PDG

詩經稗疏卷二

船山遺書九

衡陽王夫之譔

小雅

芣 唐文宗問宰相芣是何草李珣曰臣按爾雅芣是蘋
蕭文宗曰朕看毛詩疏葉圓而花正白叢生野中似非蘋
蕭然文宗李珣要未審知其爲何草也陸璣疏云葉青白
色莖似筍抑與文宗之說又別以義攷之當求之鹿食九
草之中故李時珍本草謂是瞿蒿瞿蒿一名白蒿乃蔓蒿
之陸生者也然蔓蒿葉長而花黃亦與疏異九草中唯薺
芄葉如杏葉開花如盃子正白俗謂之杏葉沙蔕則與疏

正合其名苹者古今稱謂之殊也以此推之食野之芩亦當是水芹芩音相近耳要以不出九草之中爲正若夏小正云七月苹秀苹也者馬帚也然則爾雅所謂莽者乃今之地膚子草亦苹莽傳譌之差大抵漢人傳書多承口授故音相近而字遂無擇以理事求之斯可爲折衷爾

騅 說文騅祝鳩也音思允切春秋傳祝鳩氏司徒也杜預解曰祝鳩鷦鷯也鷦鷯孝故爲司徒方言鷽鷽大者謂之鷽鷽小者謂之鷽鷽梁宋之間謂之鷽鷽則祝鳩鷽鷽一鷽鷽耳鷽斑音相近今俗書作斑鷽古者老人杖首刻此鷽取其不噎有祝噎孝養之義故謂之祝鷽而四牡以

興將父之恩嘉魚以興燕父之養其鳥似鳴鳩而不善鳴
斑如梨花點方春尙小則綠褐色或謂之黃褐侯掌禹錫
曰黃褐侯秋化斑鳩黃褐侯青雛也然則在春爲雛在秋爲
祝鳩名隨形異而實一鳥也集傳曰雛夫不浮鵯鳩也則
沿舊注音雛爲佳追遂以爾雅佳其夫不當此之雛誤矣
夫不者鵯浮鳩也其色白故舟之白者名爲白浮鳩劉宋
童謠所謂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者也其名佳其不名
爲佳況名爲雛雛佳異音雛與佳其異名槩而一之則失
其實矣

滑醕毛傳曰滑舊之也以藪曰滑醕一宿酒也埤蒼曰

滑滑美貌蓋酒經沸茜則清滑而美始成之酤則滓濁而薄今粵西人造酒始成卽煮飲之色如泔蓋所謂酤也人家所釀澄瀘而清者所謂滑也無酒酤我者言不得美酒而聊飲未茜之濁醪也集傳則云酤買也酤酒市脯小人之食而可登之尊筓乎

象弭 毛傳曰弓反末也所以解紒也按許慎說弓無緣可以解轡紛者爾雅曰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郭璞注云緣者纏繳之卽今宛轉也弭今之角弓也蓋弓與弭其制不同以絲纏其體而梢大若今大梢弓者謂之弓見角於面而不用絲纏梢枝銳出末反嚮外若今之鎮江

圈弓者謂之弭今圈弓有緣而大梢弓或反無緣與古不同古人利弭之小梢以解六轡之紛結因去其體之緣使滑澤而不胥後人則隨意緣之抑或不緣以從簡畧耳要之弭者角弓不纏之名非但指其梢而言故春秋傳曰左執鞭弭弓梢非可執者亦言執角弓耳杜預解曰弓末無緣於末之上脫一反字義遂不順劉熙乃曰弓末曰簫又謂之弭以骨爲之則竟以弭爲弓梢不知此之言象弭者偶紀其梢之飾而梢非卽弭集傳云象弭以象骨飾弓梢亦承劉熙之誤使云以象骨飾弭梢斯得矣凡飾器者皆象牙而言骨者象之牙出吻外非咀齧之用故古者謂之

骨而不謂之牙

旂 旐

旐

鳥章

凡旗幟之屬有繆有旒者爲常爲

旂如今之鑲邊大旗是也雜帛爲物通帛爲旐其制皆方通帛者數幅一色如今五方大旗是也雜帛者每幅色相閒如今五色大旗之類是也廣充幅長八尺爲旐下以他帛繼而裁似燕尾爲旐其制狹而長如今之高招是也旗旐旌旂皆如旐而竿首各有所注因以所注者爲別注之以熊虎之皮爲旗曲禮所謂載虎皮載貔貅是也注之以合剝鳥隼之皮毛爲旐曲禮所謂載飛鴻載鳴鳶是也注龜蛇之甲皮爲旐注革鳥而全其羽爲旐析其羽爲旐韓

詩外傳所謂赤羽如日白羽如月是也今皆不存此制唯旄首或以旄牛尾爲之幢旒則與爾雅注旄首曰旌之說合爾而他則未有注也常旂物旃廣大而方以備美容爲文旌旒旗旐狹小而長以便戎車爲武旌周禮九旗及爾雅說文皆脗合而可徵也唯考工記言旃旒有旂爲異旒旒燕尾則爲旒其無旂可知雖或有旂必細碎多歧若如考工記或四或七則三方不相稱矣考工乃先代之書非盡周制則實異而名偶同耳毛傳曰錯革鳥爲章白旒繼旒者也於義甚明鄭氏始誤以鳥章爲衣飾及交龍爲旂龜蛇爲旒之畫飾俱非古制集傳乃引曲禮前朱鳥後

元武左青龍右白虎以附會之與鄭氏禮記注四獸爲軍
陳之說相左欲以後世之畫旗槩西周之鳥章未見其可
也且使如四方四獸之說則南仲所將不應獨缺右部六
月唯有前軍采芑唯左後二軍皆於事理不合曲禮四獸
不言載唯虎皮貔貅飛鴻鳴鳶言載不言繪唯招搖爲旗
似與今之七星高招相肖蓋旗以示眾畫鳥獸爲識而風
颭雨濡或舒或卷則文亂而不可辨徒增熒眩不如注羽
竿首之易於察識作三軍之目也古人立制質而利用類
如此非後代所及也

在宗載考 集傳謂夜飲必于宗室蓋路寢之屬以實攷

之非也鄭箋云豐草喻同姓諸侯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
姓諸侯宗室者宗子之室也按燕以成禮必有恆所唯諸
侯燕大夫則于寢大夫卑以臣禮畜之也公食大夫之來
聘者于廟以賓禮待之也天子之待諸侯覲則設斧扆于
戶牖之閒侯氏肉袒在廟門之東受覲于廟者諸侯尊不
純以臣禮莅之也見于廟而燕亦于廟則嫌於純乎賓若
改燕于寢則嫌於純乎臣故於同姓諸侯燕之於宗子之
廟臣禮不失而親親之道得行也凡君燕臣必別立主人
以相獻酢如侯燕大夫則宰夫爲主今此則以宗子爲主
故毛傳云宗子將有事則族人侍鄭氏未達斯旨而曰天

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則誤也宗子者禮之所謂大宗也喪服小記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鄭氏以爲百世不遷之宗是已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綴之以食者燕食於其廟也儀禮曰大宗者收族者也收者合而燕食之也諸儒多不曉其說唯杜預宗譜曰別子者君之嫡妻之子長子之母弟君命爲祖其子則爲大宗常有一主審昭穆之序辨親疏之別繼體君爲宗中之尊支庶莫敢宗之是以命別子爲宗主一宗奉之故曰祖者高祖也言屬逮於君則就君屬絕於君則適宗子家也今此與燕之同姓諸侯於天子爲服絕故適

宗子之家而成夜飲昭穆審親疏辨綴之弗別可以敦親
親之恩而不損天子之尊與後世就內殿講家人之禮者
異矣大傳曰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唯周爲有
宗子蓋周公定禮以此爲首故書謂之宗禮其制立天子
母弟之子以爲大宗使世嗣之以序同姓周公之長子伯
禽就封于魯其次子君陳畱周而世爲大宗嗣周公縣內
之封建春秋時有周公閱周公孔周公黑肩皆世周公之
封而爲大宗者也天子就宗子之廟以燕侯氏而不爲抑
諸侯得成夜飲而不爲亢則唯宗子爲獻酢之主也宗子
爲主以燕則燕乃宗子之事而族人皆侍雖天子亦聽命

於主人而夜飲通矣於此見毛公引據之精而非鄭氏所
及若集傳路寢之說與在宗之文不合其誤明甚

焦穫鎬方

爾雅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

焦穫總一澤之名而集傳謂穫瓠中焦未詳則似未徵之
爾雅也瓠中在今武功乾州界地接西安鳳翔之間旣深
入而整居於此則游騎所侵至鎬京之西亦其勢也集傳
乃謂方爲朔方而鎬爲千里之鎬夫整居者在乾州之南
反以慶陽之鎬雷夏之方爲侵及之地則亦未曉於邊腹
之形矣虜入畿甸故曰孔熾猶漢之烽火達甘泉唐之突
厥至渭橋也且此獫狁之歸路從太原出塞則其來路當

從鄜延渡河而西非自窟頁入塞而東尤不應至朔方疑此方者唐之坊州地在鄜州之南故方叔禦之渡河東追至太原而止焦獲周之大澤蘼水草所便虜旣屯聚于此或北蹂鄜坊南掠豐鎬不得遠及西北邊戎之境若出車之詩曰往城于方則以伐西戎而言也序曰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故備紀其控禦之功而雜言之要非城朔方以捍獫狁蓋獫狁在大同塞外則以太原爲邊昆夷在河洮秦鞏之外則以朔方爲邊兩寇地形相去千里隔以大河不得混而爲一也

織文 鄭箋曰徽織也周禮所謂各有屬皆畫其象者也

織之爲言識

尺志切

也

觀禮識之于旂以辨次軍禮各畫其

象以別部伍謂使卒識其將也後世軍中猶有書官位名

姓于旗者蓋其遺制韓信拔趙幟樹漢赤幟亦拔其主將

之幟而樹己幟非盡拔其旗也流俗泛稱旗幟承譌而無

別已

以先啟行

馬融論語注曰前曰啟後曰殿左傳齊莊公

伐衛啟牢成御襄罷師肱商子車御侯朝杜預解曰左翼

曰啟右翼曰肱非也肱者兩翼之總名猶人之有兩腋皆

名肱也兩翼而一將者爲游軍或左或右也啟爲前部肱

爲兩翼而左傳又有先驅申驅又在啟前此所云元戎十

乘以先啟行先啟而行卽所謂先驅已蓋前部居大隊之前與左右中後爲五部而先驅在大隊外遠探寇勢猶今所謂哨馬撒撥者是啟未行而此先之集傳曰啟開也未悉

魚鼈膾鯉 大射禮羞庶羞鄭注云或有魚鼈膾鯉雉兔鶉鴛蓋燕禮牲用狗腍肝膾狗載醢庶羞之正也其有魚鼈膾鯉者加之以示優故云或有故詩稱之以紀其饌之盛也

張仲孝友 禮與卿飲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鄭注曰不以所與燕者爲賓燕主序歡心賓主敬也公

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爲客此之謂也君燕卿
大夫膳夫爲主而別命賓則君與所與燕者皆尊安矣天
子之大夫稱字張仲者大夫也燕吉甫而命仲爲賓與卿
飲大夫爲賓之禮也毛公謂孝友之臣處內宣王時執政
有仲山甫不聞張仲之治內集傳以爲與燕者則與燕眾
臣不無可稱而何獨矜張仲邪

芑 集傳云卽今苦蕒菜按苦蕒者廣雅之所謂蕒也

通芑人家圃種之非蒨田新畝所有芑者似苦蕒而莖赤葉

多岐苗初生可食五月則中抽高莖莖端出一花色黃似

旋菡花顏氏家訓謂之游冬俗呼野苦蕒一名蒲公英一